

三禮陳數求義卷三

候官 林喬蔭 言學

田賦

周家井田之制先儒皆據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徹法則亦據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謂都鄙之地為公田而行助法鄉遂之地田不井授用貢法使之自賦二者並用故謂之通今案以九百畝之地畫為九區中公外私則是一井止有八家何以周官小司徒匠人之職皆云九夫為井且八家各私百畝而同治百畝之公田亦是於九分

三才圖會卷之三  
之中取其一分視什一爲重而孟子又言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何哉鄭康  
成則謂徹法貢助並用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  
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其二然觀孟子之言九  
一什一文義並同九一是九中之一則什一亦什中之一  
耳凡數之或以奇或以偶起者皆取其整齊而易算若以  
十一爲數而取其一則參差奇零而不可算信如所說將  
所謂其實皆什一者亦可解爲什一而取一乎况九之一  
與十一之一合爲二十而取其二若分而言之鄉遂得其  
十都鄙止得其九則皆非什一矣故辨之者謂其名爲通

率而內外異數爾我不均正是不通之甚又况助既是九  
而稅一貢又是十一而稅一二代之法於什一或過焉或  
不及焉卽不論徹亦何以云皆什一乎班固食貨志則云  
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  
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並同此說朱子集注亦取焉然  
一夫所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亦是十一分而取其一與  
鄉遂之貢通之則二十一分而取其二究與什一不合也  
况田之爲井說者謂肇自黃帝雖於經無考然書言禹濬  
畎澮距川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是夏后之世井田之規

制已備即曰五十而貢可不井授商人始為井田而以六  
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至周忽增為百畝勢  
必悉取前代所有之溝涂封畛而盡易之乃可以成興朝  
之新制此雖與商鞅王莽之變法不同而紛更煩擾曠業  
廢時必所不免度周公不如是也竊謂田之畫井自前古  
已然而井必九百畝取其方整亦自始畫之時即是如此  
特授之於民多寡不等耳夏后氏之五十而貢是二夫共  
授一區而十八家同井一夫耕五十畝歲貢五畝之穀於  
上殷人則分七區於十家之人是每夫各得七十畝而別  
以一區於中取三十畝為十夫之廬舍餘七十畝為公田

令十夫合力耕之計上所取於每夫者各有其七畝是皆  
於十分中取其一分故曰什一而名以貢助者助之為藉  
取借力之義孟子已自釋之而貢之為言功也以其樂輸  
於上者同於獻功之意云爾周則授民以百畝而歲取其  
十畝之入謂之曰徹徹者通也言其監二代而通之貢與  
助並行而非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謂也蓋地之可以畫  
井者必其截然正方無偏邪離絕之勢然後得井必九區  
區必百畝王畿雖處中原沃壤而百數十里間山陵川谷  
所在而有則田之積步成畝積畝成區者亦各因地勢為  
之安能使一夫所受必限在一區之內故所謂九夫為井

三禮附錄卷之三  
夫各百畝者特據土地之平衍者言之既以九百畝分授  
九夫每夫各出十畝之獲以爲稅是上之所取卽在此百  
畝之內故不別立公田此其法異於助而同於貢然夏之  
貢校中歲以爲常凶年必期於取盈周則雖於百畝之中  
定取十畝爲率而豐年通其有君與民所獲皆從其多凶  
年通其無君與民所獲皆從其少司稼所謂巡野觀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是也若地非正方無以畫井旣不能使  
百畝定在一區則必併竒零參差以爲授若亦予以百畝  
令自輸其十畝之稅而地勢之犬牙錯互考覈慮其難周  
或不免上欲取盈下圖欺隱故一夫之併竒零以受者止

予以每夫自耕應獲之實數而別爲公田或百畝或數十  
畝隨田之多寡以配夫使出力助耕以當稅其所耕公田  
亦每夫十畝此其法同於殷之助故詩咏雨我公田孟子  
引以證雖周亦助而周官載師主任地有官田之稱官田  
卽公田明其不在一井之中區故別而言之與宅田士田  
等分列知其另爲一所而此官田爲衆民助耕之地則亦  
稱之曰耒耨杜子春讀爲助說文云藉稅也商人七十而  
耒耨蓋有所受遂人之興耒耨利甿謂興起之使助耕官田以  
當稅乃所以便利之里宰之合耦於耒耨謂配合其耕之耦  
卽在官田之處據公地而公見之旅師之耒耨則卽此官

田所入出於助耕者矣由是言之貢法用於方整之地助法用於瓜離之區而地之形勢或爲方整或爲瓜離自鄉遂以至都鄙隨在有之則貢與助常相輔而行雖貢法公田卽在私田之中助法公田別在私田之外一取其稅一取其力制各不同而自上視之所取者皆是百畝中之十畝自下視之各私其所獲者實九十畝彼此均勻此徹之所以爲通也然地形之不等者既有貢助之法以通之而地利之不齊者亦有通之之法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師亦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所謂井牧卽春秋傳井衍沃牧隰臯之義也蓋中原高敞水深土厚

穀宜五種而濱臨水澤之處沮洳下濕卽春秋傳之所謂隰臯此其播種獨宜於稻稻人職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卽稻也非中原之民素所服習故特設稻人一官以董教之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涉揚其芟作田又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蓋濱澤之地庶草叢生根著於土其勢易滋芟之而不難復長故將以其地作田必先於盛夏積水之時因水力以絕其滋生之類至水涸而芟夷之則其根並起至來歲復舍水其中涉之而揚去其前所芟夷者然後可以成田而此地力瘠薄不克常播則或一歲稼而一歲休之或一歲稼而休之二歲當其休則惟草其

宅祇足以供芻牧之用故遂人謂之萊小司徒謂之牧而通稱之爲下地遂師所云辨其可食卽謂揚其所芟之萊當耕之歲也通計王畿千里中似此之地正復不少所以稻人之職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徒且百人均用佐小司徒遂人而興地利者不得畧也然小司徒旣云井牧其田野下卽繼之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邛四邛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者蓋就百里一同之地以詳著其所爲井牧之規而王畿千里胥可以是推之矣夫經野之道必起乎井而成乎成以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一而成於十者也旣以一始則以方

里之地畫之爲井井九區區百畝云九夫爲井者蓋言井有九百畝以夫百畝計之可有九夫耳實則一夫百畝必皆饒沃之地一井方適足九夫故專舉一井或九區區盡屬腴田而此言經野之法通乎王畿千里則地雜三等豈皆沃壤知九夫爲井亦大概之詞非從實數猶曰九百畝爲井云爾由一里而積之至於十里一成當有百井而其中之爲井者止一甸爲方八里得六十四井兩旁各餘一里爲二里可得三十六井之地此非不可耕特以其在緣邊之處外濱於洫而溝之達洫者皆灌輸於其間下濕沮洳卽稻人之所謂下地遂人之所謂萊而大司徒之所謂一

易再易者矣則是十里之內八里為井旁之二里為牧合而言之謂之一成以井牧經野之法成於此也由此而再積之甸八里而實為十里合四甸為縣則二十里矣合四縣為都則四十里矣合四小都為一大都則八十里矣然八十里而方之兩旁各有十里是方百里為一同同有萬井中之八十里為六千四百井其旁之二十里則外濱於川而澮滙流交注焉是雖有三千六百井之地止得為萊其謂之同者以井牧之法同乎成也夫以一同之內為井者止八十里而井牧計之得方百里而實具萬井則四分其同都之四十里為一千六百井而井牧為五十里有二

千五百井之地四分其都縣之二十里為四百井而井牧為二十五里有六百二十五井之地且以一成之內為井者止八里而井牧計之得方十里而實具百井則四分其甸邛之四里為十六井而井牧實有二十井之地四分其邛邑之二里為四井而井牧實有五井之地此井牧之法所以均夫上中下三等之差也其授之民即以此法相權以中地為率約皆二而當一則如鄉之五家為比遂之五家為鄰以上地家授百畝為常當五百畝即以百畝中除什一之稅一家猶應實得九十畝今以田萊相配井牧通之則授以一井五家而共得九夫之地其公家之稅別出



於官田不在此數之內

載師官田與宅田異處但借其力以助耕與貢法之統在百畝以授

民者不同故知此

所授者官田在外則實計一家有一百八十畝而軍法之

五人爲伍卽此同井之中家出一人矣五其五家爲閭爲里則授以四井之邑邑四井并牧爲五井而軍法之五伍爲兩卽一邑之人四其二十五家爲族爲鄩則授以四邑之卽卽十六井并牧爲二十井而軍法之四兩爲卒卽一卽之人五其百家爲黨爲鄙則授以四卽之甸甸六十四井并牧爲一百井而軍法之五卒爲旅卽一甸之人五其五百家爲州爲縣則授以四甸之縣縣四百井并牧爲六百二十五井而軍法之五旅爲師卽一縣之人五其二千

五百家爲鄉爲遂則授以四縣之都都一千六百井并牧爲二千五百井而軍法之五師爲軍卽一都之人其出兵率一家而出一人而受田則率五家而受一井惟一縣之田以授二千五百家尙多一百二十五井與前後之數不合不知甸積爲縣卽成之將變爲同其緣邊之地濱於川而爲澮所灌注水愈大則近水之處作田愈難異於一成之內所濱溝洫之小水故于中數之外別充此一百二十五井以益之蓋中而稍卽乎下矣然都亦濱臨川澮而受田仍是五家一井不復益者則以合四縣方成一都而每縣所充出之一百二十五井已包於二千五百井之中故

不復見是五家一井實井牧之通率爲然所以里宰職云  
掌比其邑之衆寡里宰治二十五家而邑卽四井之邑  
二十五家所受者也左傳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成卽  
一甸以授五百家而旅卽其家所出之一人也國語言上  
大夫一卒之田一卒卽一邛以授百家而卒亦卽其家所  
出之一人也且分田以此制祿亦以此田之井邑邛甸縣  
都凡六等而爵則公孤卿大夫士止有五等似不相當然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則制  
祿當以命數爲權據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孤之命不見於經以公之孤四命推之知其與卿同

六命士之命亦不見於經以序官有上中下三等推之知  
其當爲三命再命一命是官雖五等而自一命以至八命  
命有六等也命同者祿同則公八命宜食一都孤卿六命  
宜食一縣大夫四命宜食一甸上士三命宜食一邛中士  
再命宜食一邑下士一命宜食一井不命之士與庶人在  
官者皆同齊民則亦皆五家而受一井耳夫授田也居民  
也出軍也制祿也六等之數無不相當此又足見井牧之  
法所通者大矣制產之道以井牧相通而地力之上中下  
不齊者以齊取民之術以貢助相通而地形之方正孤邪  
不等者以等徹之爲通義蓋兼此若孟子所言則直爲調

劑時宜補偏救弊而發非謂周制本是如此蓋自春秋時魯宣公初稅畝卽計畝而徵其稅於是乎助廢而專爲貢哀公言二猶不足則其所貢者亦不止什一故有若告以盍徹欲其仍以貢助相兼而行宗國若此列邦可知孟子又當戰國兵爭之日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方先王之法益蕩盡矣故因滕文公之問引龍子莫不善於貢之言以著其弊之所極而亟勸其行助及文公使畢戰來問井地則當明告之以行助之規制矣而乃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則以殷之助法原是一夫授七十畝使十夫共耕公田計每夫之入爲七畝今必依其舊將周之

授田一夫已爲百畝頓減其三十畝事勢難行不若因已成之規授之八家雖九一稍逾於什一而取盈之弊可免矣其曰九一而助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正是因時制宜擬爲此制故詳言之非謂殷之助亦非謂周徹法中之助也至於什一而使自賦本是周徹法中之貢當時過於什一而使其自賦已成通行之例所以貢之名義無待解釋而知今復其什一之舊而止可行之於國中者則以其地近而視聽易周豐凶得以覈實猶可不失司稼以年上下出歛法之意也然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而加以請之文者明是

變通於古今之間而酌擬其如此若此卽是古法則宜如有若盍徹之意直告以徹兼貢助之無弊不必爲此斟酌之詞矣乃自鄭康成誤認孟子權時之言爲有周之成憲遂取以注周禮直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二法無論勝地絕長補短僅五十里所謂國中及野固無由備王畿鄉遂都鄙之規卽鄉遂亦明在城郭之外郊野之間如何而得稱爲國中者且井田之制通行天下亦自夏殷已然又安在鄉遂而獨不以井將見六軍之士所居不同方所耕不同耦泛泛然與後世之召募無殊何以爲寓兵於農而能同其心力共其死生哉後儒惟鄭漁仲陳用之陳君舉

輩稍知鄭注之非而所自立說仍復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致有周一代之田制與所謂徹法終淆惑而不可解甚者且執孟子以詆周官之爲僞矣嗚呼冤哉

鄭氏注周禮必謂鄉遂與都鄙異制固由不善讀孟子之故然亦由其於周禮之文未深體會故說若甚詳而義實非也案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又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仞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一以九起數一以十起數二者不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遂人是專言鄉遂之地以千夫萬夫爲制匠人是制畿內之采地異於鄉遂及公邑因目鄉遂爲溝洫法都鄙爲井田法溝洫法則曰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井田法則曰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遂復於小司徒所爲井邑邛甸縣都

之制卽斷爲造都鄙三等采地之法曰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邛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邛方四里四邛爲甸甸之言乘也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其所以推衍其說者

詳矣而疏又申之謂遂人之法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唯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澮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井田法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又溝澮法以南畝圖之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澮十澮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故爲遂從溝橫澮從澮橫井田法則畎從遂橫溝從澮橫澮從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故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從也又溝澮法九澮而川周其外川亦人造之井田法百里有澮澮水注

入川相去逆是自然之川凡此皆以明遂人匠人二法之異必不可通也不知周家井田之制通行天下無內外之異且田之畫井肇自黃帝不始於周而書稱禹澮畎澮距川孔子美禹盡力乎溝澮則周公亦第修復禹跡而已豈必更創哉况據遂人之職首云凡治野末云以達於畿則自鄉遂而外畿方千里凡所爲采地公邑並同此法經固明言之而必謂其與都鄙不同則所云達於畿者何耶且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又云凡溝必因水勢則是隨水之委折爲之安能截然正方如圖所畫者然則遂人所云十夫百夫者乃約畧其大數而言謂所占之地有如

此也匠人云九夫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者是據實耕之土言之而曰井間曰成間曰同間亦屬虛括之詞非謂一井止一溝一成止一洫一同止一澮也試卽以平地之截然正方者言之方里而井畫爲九區區各百畝畝間有畝廣尺深尺則一區之內爲畝者縱橫各九而周繞於外四面各長一里者遂也深廣各二尺其上爲徑足容車馬遂人屬之於夫間匠人屬之於田首一也合九區爲一井則遂之縱橫各四而溝周繞於其外深廣四尺爲遂所注四面各長三里其上爲畛足容大車大車之徹六尺則畛廣六尺矣夫一井爲九夫之地界其中者有遂有徑

環其外者有溝有畛此所占之地若卽在方里之中則一井不得有九百畝故於方里而井之外更以餘地爲之約計九夫一井而井此所占十夫之地也方十里爲一成用闢方法縱橫各十行則一區爲一井一行爲十井共有百井九百夫之地而其中之爲溝者縱橫各十一周繞於外四面各長十里爲溝所注者洫也其深廣各八尺上爲涂足容乘車一軌乘車之徹八尺是涂之廣與洫同夫洫旣環周於成爲溝之所注則隨就一行視之其溝之兩端皆達於洫一行爲十井九十夫之地皆有洫以承溝而井洫與涂所占之地計之約有百夫故云百夫有洫方百里

爲一同亦用開方法一區爲一成則爲方十里者十爲方一里者百一行爲十成則爲方十里者百爲方一里者千縱橫各十行故共有萬井九萬夫之地然其中之爲湫者縱橫亦各十一而澮周繞於其外四面各長百里深二仞廣二尋爲湫之所注其澮上之道足容乘車二軌爲一丈六尺則隨就一區而言其湫皆有澮以承之是九百夫之地卽得有澮而曰千夫有澮者并其澮與道所占言之也至於澮之所注者川一同之中澮之縱橫亦各爲十一道而川統承之則川又繞於同之外然就一區之爲一成者視之必其在四面沿邊之地則見其湫之注於澮者卽見

其澮之注於川若在其中而祇就一區以觀則惟見湫之注澮故曰千夫有澮而欲見澮之注川必於一行十成之地驗之蓋一行十成之地其澮之兩端皆直達於川也一行十成爲九千夫之地而曰萬夫有川者亦并其澮與道所占者計之約有此耳夫自畝間之卮至同間之澮皆得以人力爲之故書言澮卨澮澮者人事也至其所距之川則屬於天地之自有匠人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此豈人力所能疏鑿者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之川與此有何不同而賈疏乃謂其出於人爲且造爲廣深倍澮之說不亦慎乎

孔穎達毛詩噫嘻疏云川者自然之



物當遂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繞之惟其川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迎之也視賈氏為有識屬自然或近而在百里之內或遠而在百里之外故自溝以至於澮必因其遠近之勢以施功近於川則故為紆曲使渟蓄而不徑達以易涸遠於川則引長其道使暢洩而不紆緩以易淤此其為舒為促不可一定所以遂溝洫澮廣深之數得著於經而其所占之地不能於十里百里之中細計其步畝若干止得以虛寬大數言之曰十夫百夫千夫萬夫曰井間成間同間而已且又以見聖人志在利民不盡地力寧棄此井間成間同間所餘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之地

此十夫百夫千夫萬夫指一井九夫一成九百夫一同九萬夫之外所加之一言與遂人所云

十夫等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所以止侵爭備旱潦不同限戎馬便輓漕利賴莫大焉自秦開阡陌廢溝洫於是中原沃土雨則積潦汎濫連州旱則枯塵赤地千頃國與民交受其病而莫可如何蓋遂人匠人之職易而為都水使者農政水利之修舉也難矣然先王豈必於茫茫大地中綴畫之哉不過循禹甸之舊而廢者復之淤者濬之未及者興之掌其法於遂人而以匠人司其工役規制既定而凡服疇之農各於其所近之所每歲以耕耘之暇加修焉而已自鄭康成謂一成之內一甸出田稅一同之內四都出田稅其旁加之地緣邊之民皆使之治洫澮以當田稅

孔賈之徒並申其旨而後儒且爲之詳覈其數不知溝洫  
卽在田中治田與治溝洫不必是兩事周制農卽爲兵征  
役之事農且兼之而獨不能兼治其溝洫必於出稅之農  
之外另設此治溝洫之夫乎况卽其數推之一成之出稅  
者六十四井而一同之出稅者乃僅四千九十六井多寡  
已爲不均設其地止九十成以一成六十四井出稅計之  
則出稅者有五千七百六十井是九十成出稅之農反多  
於一同之數於事理不更乖耶王氏次黜頗知其說之非  
則以一成之中六十四井爲實地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  
郭一同止六千四百井其三千六百井亦然此蓋據王制

所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所謂方八里爲甸  
方十里爲成是據已制爲田而言則山陵等之不爲田者  
旣除之矣不得又去其三分之一也總由井牧之制不明  
不知旁加者之所以均肥瘠而小司徒之經田野與遂人  
之治野無非以井田之法行之又烏見其必判爲兩項而  
不可合哉

載師所列近郊遠郊之田七等先儒之說疑皆未確案載  
師職主任地內而國中之廛里場圃外而公邑都家皆詳  
言之不應舍鄉遂不著而專及其所餘之地竊謂此近郊

遠郊正六鄉之所處而外與六遂相際者則七等之田乃所以明六鄉任地之法也宅田者耕者一夫之所受宅即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及遂人所謂夫一廛必與其所受之田相比乃便於作息故即以其宅表其所受之田也士田者鄉官黨正而下族師閭胥比長之田也蓋自黨正以上爵皆大夫受祿於朝族師以下其爵爲三等之士其人皆就其鄉中選之使治其事非有廩祿之頒則亦授田於鄉自耕以食其入故曰士田賈田者賈人所受之田國中之胥師賈師等職雖無爵命而皆受祿公家六鄉亦有市肆則亦擇賈人之長者使治市政而授田以供其食故爲賈田官田者農夫所出力助耕之公田官猶公也牛田者牛人所受田以養公家之牛者也賞田者司勳職所謂掌六鄉賞地之法以待六等之功者也牧田者牧人所受畜六牲之田也七者之中唯牛田賞田牧田專屬於六鄉餘則六遂公邑都鄙無不有之而特於近郊遠郊著其例餘可以推故但言郊不言鄉以鄉止是六鄉郊則六遂亦得以互見也

周官田制先儒沿注疏之誤以爲凡有四節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邦國之制今案不易之地卽是上地一易之地卽是中地

再易之地卽是下地祇以地官諸職各有所主故其文互有詳畧大司徒主建畿封故曰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主令征役故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皆非專言授田之法也惟遂人掌邦之野故首挈其綱曰凡治野繼之曰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

之此於授田之法特詳蓋所謂野者外達乎都鄙邦國而內連乎六鄉固不僅指六遂也如必以其言於遂人定爲六遂之制則夫一廛及餘夫之所受皆他職所未見豈六鄉及都鄙邦國之餘夫皆不授田其受田之農亦皆無廛宅乎且大司徒所言無萊將萊唯六遂有之而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果何地耶嘗卽大司馬之文釋之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言凡則知其無內外之異而其合地與民制之之法則曰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食者謂田其休而不耕則謂之萊不可食也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合一百五十畝而可食之田有百畝是居三分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卽小司徒所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用與任同義謂任之以賦役也降而中地食者半謂田百畝萊亦百畝可用者二家五人卽所謂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謂田百畝萊二百畝可用者家二人卽所謂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也至其任民之法亦是通用下劑小司徒之頒比法於六鄉雖其可任者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分而又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爲正卒餘爲羨卒亦與遂人之下劑致甿無異也乃注疏必謂鄉遂殊制因創爲饒遠之說謂六鄉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是用上劑六遂家出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又六遂之上地別加萊五十畝並是因其遠而優厚之夫羨之與餘本同一義對卒而言謂之羨卒對夫而言卽謂之餘夫安得判爲兩等若六鄉之上地無萊亦經之畧而不及必謂有萊爲優則中地二百畝下地三百畝無非并萊計之苟除萊不計是六遂之中地下地止各有田百畝無以合二百三百之數將獨優其上地而反薄其中下之民矣豈所以爲均平之政也哉

徹法雖貢助並行然必用助之地多用貢之地少何則用貢之地必屬方整而又饒沃故得畫之爲井分之九夫各

得百畝而無參差春秋傳所謂井衍沃者也若沃而不衍固不可以畫井而衍而不沃亦不能家限以百畝則皆當以助法行之於每夫所受常額之外別立官田使助耕以當稅所以載師之職官田與宅田異處明其不在一區之中而小司徒既用井牧之法以通上中下之差則亦兼沃而不衍衍而不沃者在中是必不得以用貢而別有官田在井邑邛甸縣都之外故以之授民二而當一五家共井各得其一百八十畝若謂此亦可行貢法令其於每一百畝中出十畝之稅則此法由里而成而同以至百同凡王畿之內田野之規制盡然而司稼之職止下士八人安能

徧察而周知其上下以出斂法乎以此又知行助之地必多於行貢之地無疑至先儒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則不特地之方整而饒沃與夫孤離而磽瘠者隨在皆有難以區分卽司稼之以年上下出斂法者明云巡野觀稼野自鄉遂達都鄙之通稱亦豈得專目遠郊百里間耶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授一廛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而趙岐注孟子則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今案趙氏之說本於班固之食貨志與何休公羊注許慎說文相通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豈必於田中之地構屋以居哉廬之義爲寄要不過於田畔畧爲

苦蓋一所以備風雨鄭箋謂其便田事是已此固不必限以二畝半之大況地之低邪離絕者皆均以爲田則一夫所受亦不能定在一區之內又何取於田所適中之處以二畝半爲宅乎嘗考郊特牲之言蜡祭有饗郵表畷之禮所謂郵者蓋卽指此中田之廬以其於耕作之下暫時棲息之所故以郵名鄭注謂若郵亭於田畔相連畷處造之田畷居焉以督民耕者恐亦非是蓋與表畷爲類知田畔皆得有之若田畷所居之郵亭則未必處處皆有矣然則中田棲息之區雖有廬名而不得謂之廬宅又安得拘以二畝半哉所謂廬宅者農民所居之室據王制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知其必在於邑而所謂邑亦非若公邑家邑之邑乃小司徒之所云四井爲邑者蓋以一邑之田授之二十五家之民而此二十五家之民所居卽在此一邑之內宅與田相比故載師卽目其田爲宅田而內則言凡生子者書於閭史郊特牲言唯爲社事單出里閭與里之所屬皆二十五家而此地卽謂之一邑二十五家之田宅皆在於此是以生子就近而告之且立社以聯祭祀而書此二十五家之人名於籍謂之書社左傳言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荀子言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呂氏春秋言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所云三百五

百者謂三百五百其二十五家也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里即

二十五家之里非路程以三百步為一里之里也是民之受田以井始而受宅則

以邑始二十五家各有其五畝在邑之中等而上之家愈

多則各以其所居之邑為名斯又載師以宅表田之義也

鄭注知夫之一廛在邑視諸家析五畝為二者較優然兼

城而言則又誤夫城郭之地謂之國中載師所云以廛里

任國中之地者非農民所居乃百工末作及庶人在官閒

民轉移執事者之所處此皆不耕之民故令其種桑麻以

當稅而不毛者有里布之罰若農民則受田於野受宅於

田無緣遠隔城中而其所供於上則地以賦粟米夫以給

力役家以出布縷所為任地之法統在宅田之中亦並不

必別具廛里之稅鄭固未之審也

井地出車之數經無明文唯小司徒職言會萬民之卒伍

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末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

追胥以令貢賦又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九夫為井

至四縣為都末云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兩節皆以令貢賦

為言則知軍賦本無二法故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

民制之言凡則固無內外之異而合地與民則正井邑即

甸縣都之地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相通而成者也特經

未明言若干井出若干乘而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者



著為兵法號司馬法其文有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氏據之以注小司徒而自漢至今無不守其說者然服虔之注左傳亦引司馬法則曰四邑為邛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邛牛四邛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則穰苴本有二法疏家以為成百井

出革車一乘者是畿內采地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者是畿外邦國法然四邑為邛四邛為甸與小司徒同則內外出車亦不應互異乃又為之言曰甸八里旁加二里為一成是固可以相通然一則車一乘而士十人徒二十人一則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數既已不合且一則三百家而止出三十人一則五百七十六家而出七十五人多寡輕重亦復不均即以畿內畿外不同為解然論語孟子皆言千乘之國使以侯國百里為率就成出一乘計之則僅得百乘就甸出一乘計之亦不過一百五十六乘故馬融謂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

三才圖會卷之三  
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此據周禮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爲說者然經不又云食者半食者三之一乎五百  
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又安能足三百一十六里之數而  
包咸之說則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  
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何休注公羊亦曰軍賦十  
井不過一乘然包何皆漢人在司馬穰苴之後所云十井  
爲乘於經無據則亦未可斷其孰是而孰非矣竊考稍人  
職云掌令卽乘之政令而記亦有唯社卽乘供染盛之語  
鄭氏偏信司馬法於此二處乘字皆改讀曰甸然他經傳  
之乘皆讀如字不應於此獨殊意者乘卽卽之所出故左

傳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則以卽足矣亦獨以卽爲言是一乘者一卽之所  
出而一卽者百家所食所謂一卒之田也是以禮言卽乘  
而他經多稱卒乘今以其數推考卽方四里十六井以井  
牧相通得二十井而出車一乘則合四卽爲甸出車四乘  
然甸八里六十四井以井牧之法相通得方十里而具百  
井爲一成之地今以四乘均之百井之中則實爲二十五  
井而出一乘是賦乘之法雖始於一卽而實成於一成始  
於卽故經皆言卽乘猶授田者之始於井皆稱爲井田之

例而成於成故十里之地特名爲成而穰苴生管子變制之後遂以其傳聞之說疑賦車之法實始於此因著爲成出革車一乘及甸出長轂一乘之說不知此乃法之所由成非法之所由始姑無論其說無以通於諸經卽於一甸所以爲成之義已瞶惑而不知所解矣夫一甸四乘合四甸爲一縣宜十六乘然縣二十里四百井以井牧通之得二十五里之地而有六百二十五井以二十五井出一乘計之則實有二十五乘矣一縣十六乘合四縣爲一都宜六十四乘然都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以井牧通之得五十里之地而有二千五百井以二十五井出一乘計之則實

有百乘矣此一都五十里之地以之授民則五家而同一井卽一鄉之田而家出一人一鄉卽具一軍之數以之制祿則一都實爲王之三公及大國之孤所食以之賦車則正出百乘故記言家富不過百乘而論孟皆言百乘之家以此也由此推之一都而出百乘合四都爲一同得四百乘并二同得八百乘而千乘則二同五十成之所賦公五百里地方五同其食者半爲二百五十里正二同五十成之地所出故千乘而謂之大國也侯四百里地方四同食者三之一則一同有奇一同四百乘其奇數約二十五成爲百乘定出車五百乘伯三百里地方四同食者三之一

則一同定出車四百乘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則五十成  
有車二百乘男一百里食者四之一則二十五成有車百  
乘故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以其所食之地同而出車之  
數等也然則分田制祿起數於井度地居民起數於邑因  
地賦車起數於邱三者皆用井牧之法通之而成於甸按  
諸經文鑿有可據知司馬法以及諸儒之說皆耳食而未  
足信矣顧或者疑之謂春秋書作邱甲杜氏注謂一乘甸  
所賦者今魯使邱出之故書以譏重斂又左傳載子產作  
邱賦民以為貪而謗之今以一乘為一邱所出則正合周  
公之制春秋何譏鄭人何謗乎曰春秋之時兵法俱更古

制長勺之戰齊桓自言車五千乘平邱之會晉有甲車四  
千而楚蕞啓疆言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則又是一縣而出一乘蓋當時國自為政不特非  
周公之典亦并與穰苴之司馬法不合此魯作邱甲杜預  
謂譏重斂者正是以司馬法為據耳考本經之文左氏傳  
但云為齊難故作邱甲未有重賦之明文而公穀二傳則  
謂使邱之人為甲是使農民而治工民之事而觀春秋時  
諸所言甲皆指甲兵如崔杼弑君曰甲與慶封來奔曰唐  
氏以甲環公宮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  
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葦子良之甲以為守則魯之

作邱甲亦是作此甲兵後此叔孫州仇圍邠有叔孫氏之  
甲齊師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皆前此所未聞意始作於  
此時以備齊難後遂因之亦變舊之事故特書於經要與  
邱之賦車無涉也若子產之作邱賦如杜氏注謂別賦一  
邱之田使之出粟一邱而出兩邱之稅此固無所考據而  
服虔之注則直以為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  
法民以為貪考子產所設施於鄭如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事皆師古而當時并有執殺之歌則此之見謗於民  
奚足為據服虔直指邱賦為古法識見最卓杜氏以臆說  
更之疏家復附和之遂致服注不傳而有周井地賦車之

制茫無所考舉天下萬世惟穰苴之言是遵不惜改讀經  
文以曲徇焉亦可慨也已

二十五井而出車一乘則一同有四百乘王畿百同當四  
萬乘而止稱萬乘者蓋畿內之地其封之公卿大夫者皆  
四之一食維王亦然以其四分之一為鄉遂公邑凡二十  
五同為田二十五萬井故出賦萬乘餘之三分為大都小  
都家邑以封公卿及親子弟其賦各從其主故公封大都  
而食其四之一為一都五十里得百乘也外諸侯之國其  
食有三等之差公五百里而食者半為田二萬五千井故  
有千乘侯四百里食者三之一為田一萬二千五百得五

百乘伯三百里食亦三之一爲田萬井得四百乘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爲田五千井得二百乘男一百里食亦四之一爲田二千五百井與畿內公所食同亦出賦百乘矣王之餘爲采邑采邑之餘亦以封其家臣及百官之祿用而納其貢稅於王外諸侯所食封國之餘亦如之故王止稱萬乘而坊記言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也

出軍之法據小司徒云家出一人則六鄉而六軍之額已足六遂之制並同六鄉而公邑之爲縣鄙者爲地更廣又不止於七萬五千矣先儒因謂六鄉六遂可賦十二軍云六軍者以六鄉爲正六遂爲副然公邑之民獨不爲軍乎

案大宗伯言軍禮之目有五首曰大師之禮用衆也次卽曰大均之禮恤衆也蓋用衆之道貴於能均道里有遠近時日有久暫不唯出師征伐而已凡有力役之事皆然故自大師大田之外所謂大役以任衆大封以合衆者并以軍法行之則此王畿所賦之六軍用之於師田者此民用之於封役者亦此民而必有以均其勞逸所以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土均掌邦國都鄙均人所均之地政則正鄉遂公邑之地也其文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王制亦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謂力役卽大役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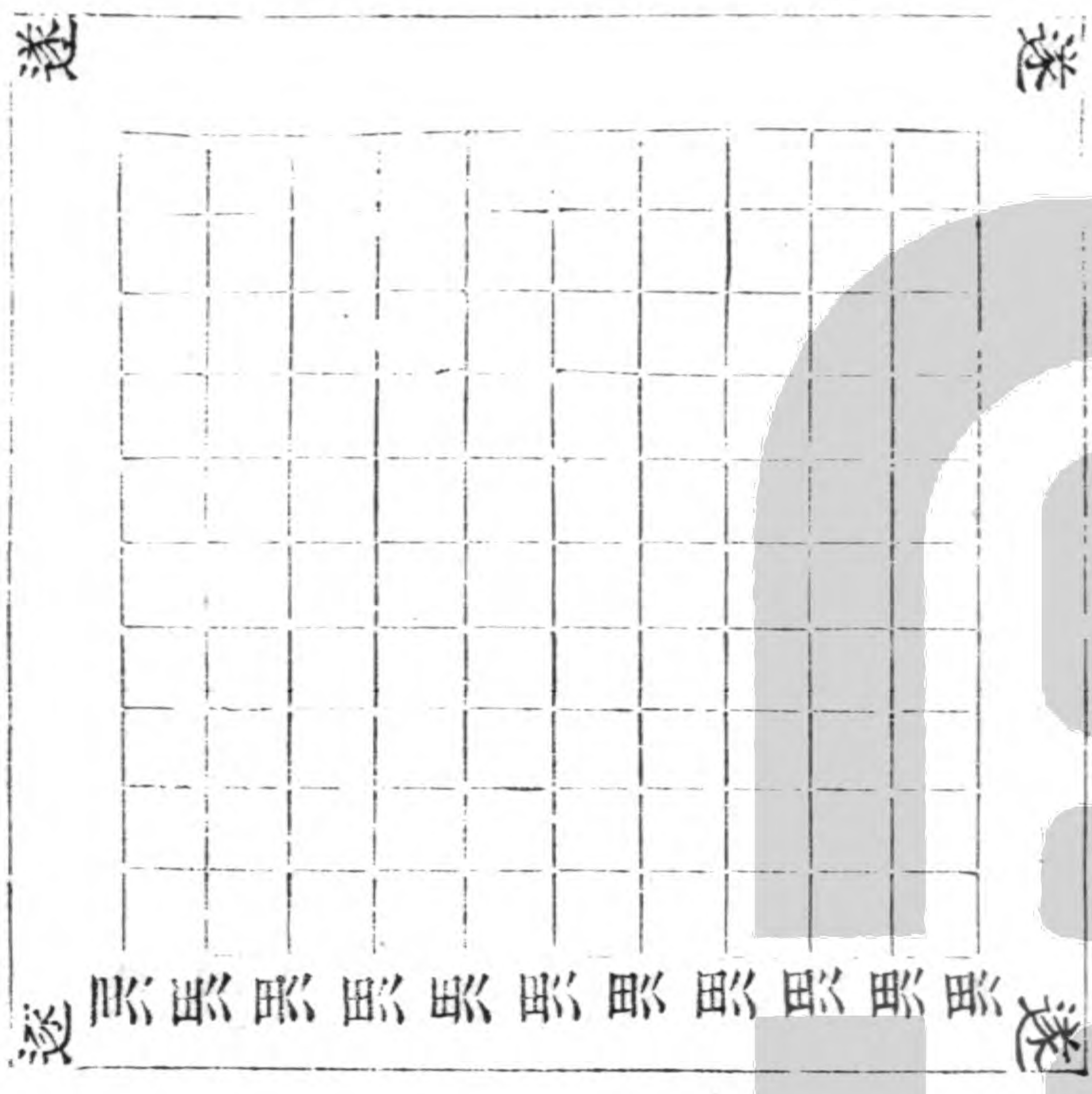
封之謂也以中年爲率一歲之內軍額有一名者當以一百八十人均之是一百八十人更番而當一人一年之役五人爲伍則當九百人四兩爲卒則當一萬八千人積而至於五師爲軍則當二百二十五萬人合六軍一歲之額則當以一千三百五十萬人更番代之是七萬五千者六軍之名額而其勞逸則鄉遂公邑之所共也然如此則又疑於往來更調之擾故特於族師之文舉其例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蓋王家爲比當出五人而十家爲聯則有十人故以五人代十人執二日之役而其十人各於其家償二日之備四閭

爲族族有百人八閭爲聯則以百人代二百人而其百人者亦各於其家償力二日焉斯民無道路之煩官無交番之累至於三年則遠近周而勞逸徧故均人三年大比則大均此所以民數雖多而制軍之額定以七萬五千人也若邦國都鄙其民之賦軍者各屬於其主而三軍二軍一軍亦各其所屬之民更番爲之土均掌和其政令猶均人之均王旅矣賈孔之徒不明此義以爲出軍之法先用鄉不足徵遂猶不足取公邑采地及外諸侯果爾則六鄉之民常親鋒鏑六遂以外民不知兵何苦樂不均之甚况盡發羨卒空國而行尤大乖於事理而陳君舉章俊卿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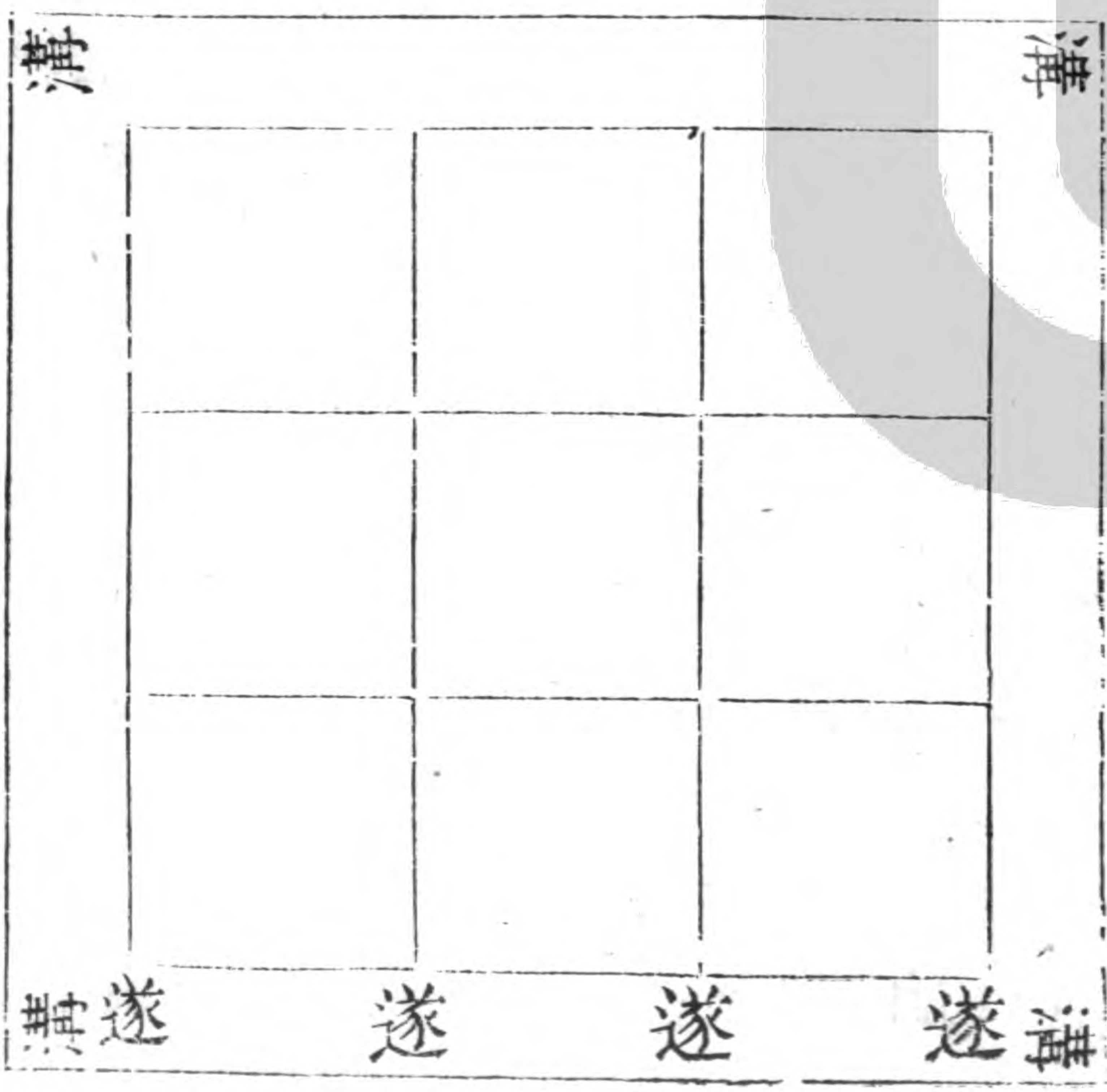
謂卒有四方之事皆調兵諸侯畿兵不出是獨不見九伐之法掌於大司馬而起軍旅之文亦屢見於地官也子



一區百畝之圖 每一格為一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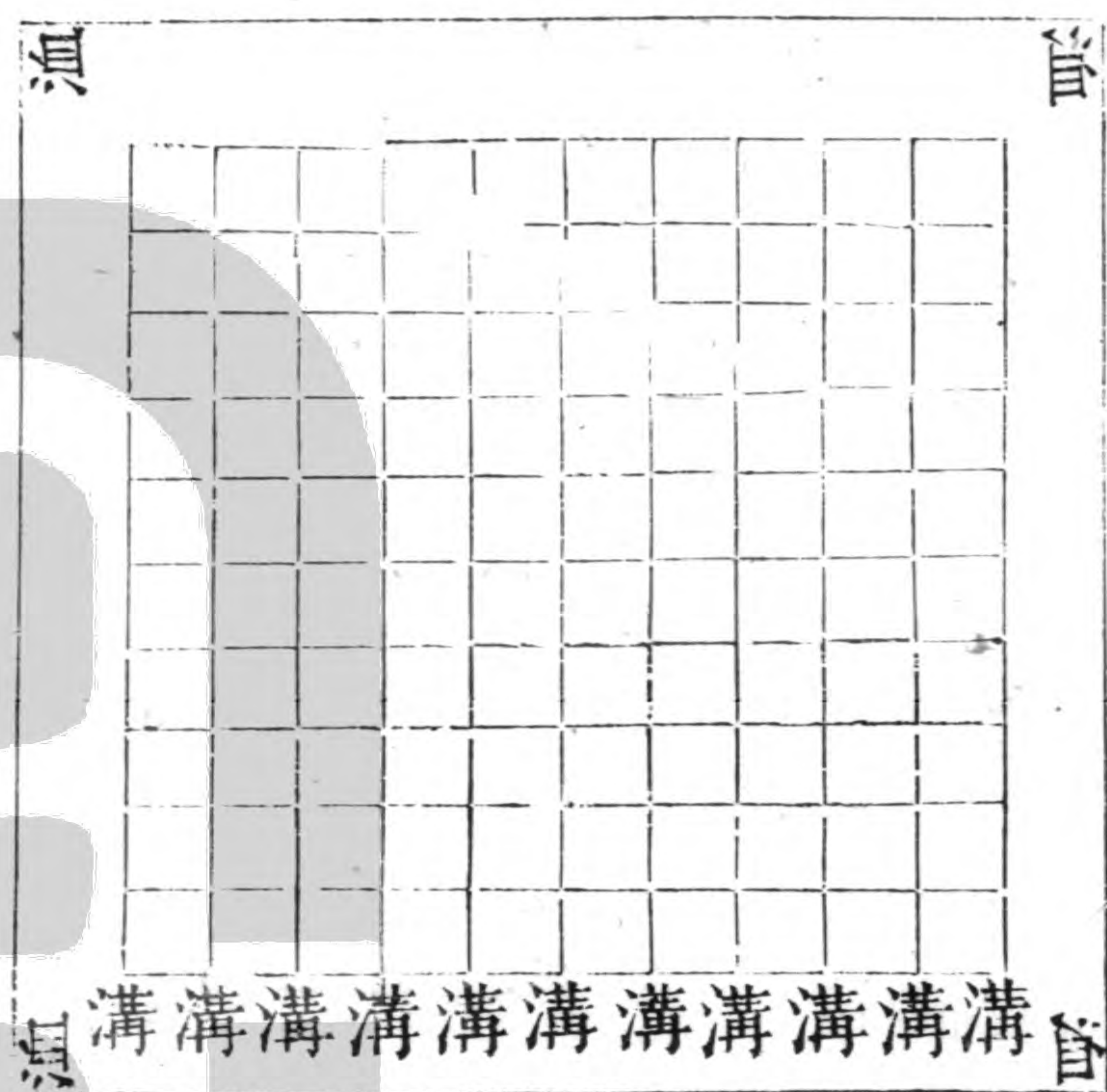


一井九百畝之圖 每一格為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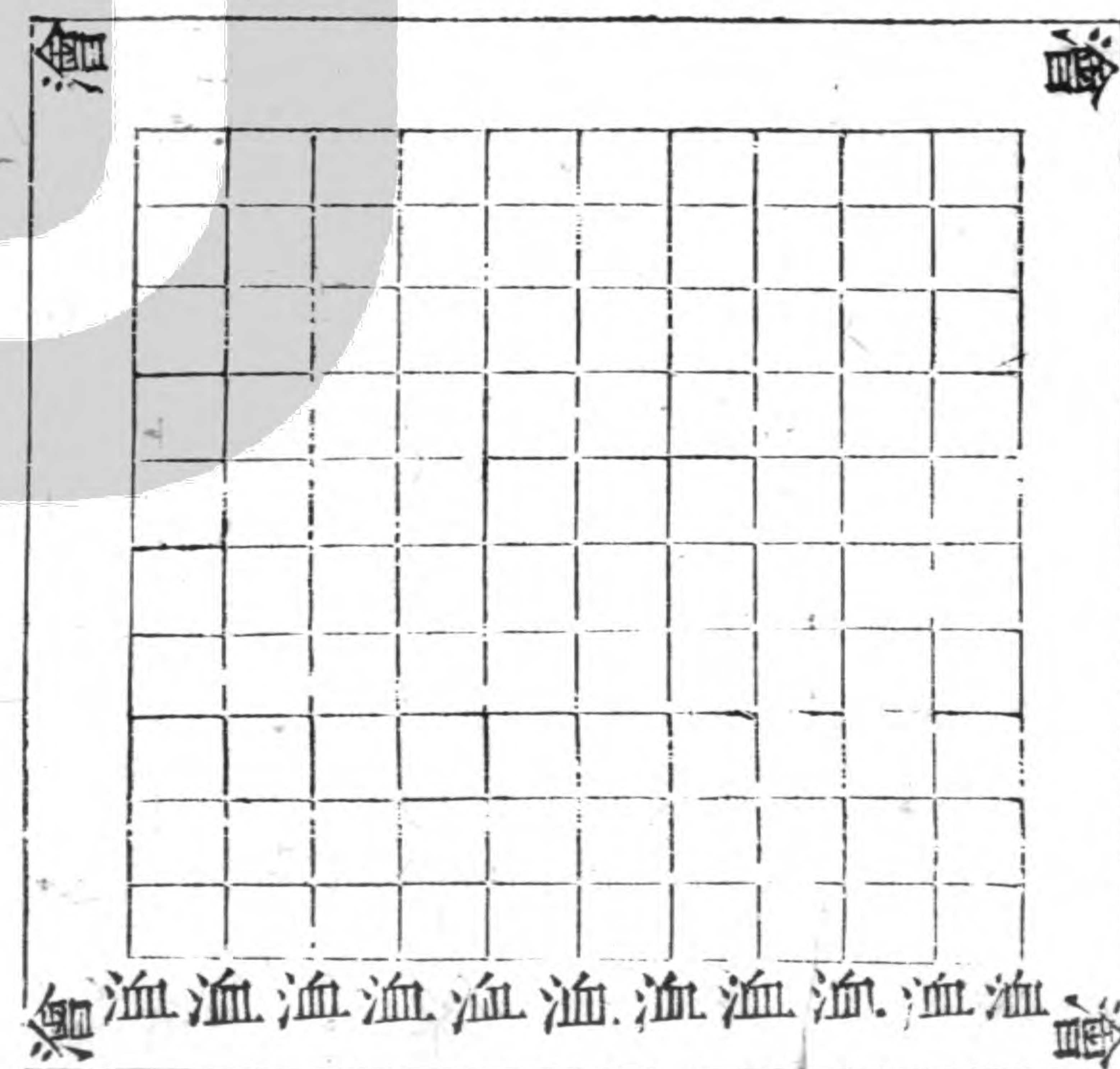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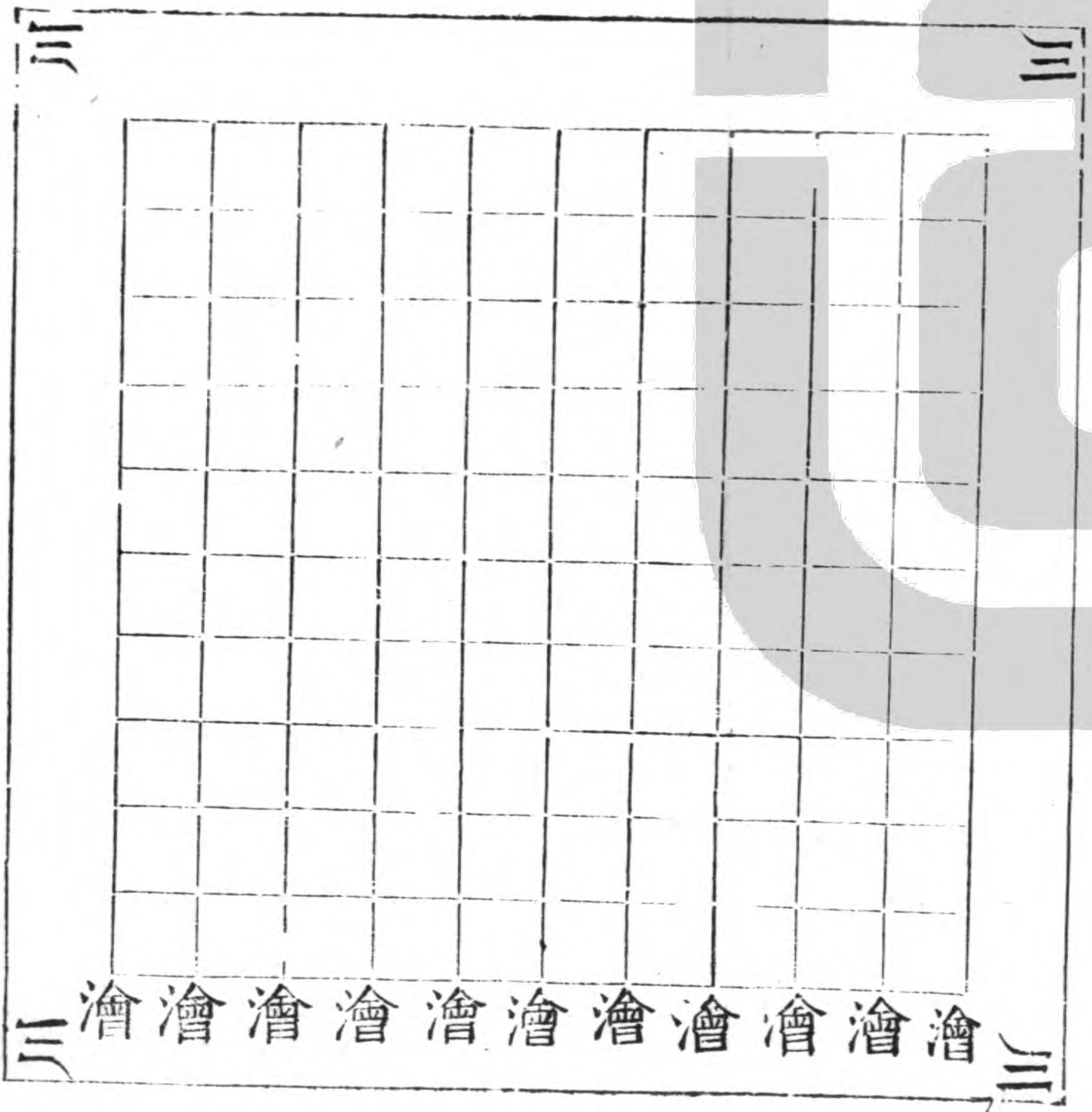
一成之圖 每一格為十井



一同之圖 每一格為百井



方千里為百  
同之圖每一格為千井



三禮陳數求義卷四

候官 林喬蔭 學

財用

周官取民之制曰賦曰貢太宰八則之五所謂貢賦以馭其用者是也賦出於地載師職主任地故以時徵之而太宰總其要一曰邦中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之所出也二曰四郊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共七等田之所出也三曰邦甸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所出也四曰家削之賦則載師所

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之所出也五日邦縣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之所出也六日邦都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之所出也七日關市之賦八日山澤之賦載師無明文然廛里通於市而俱在國中關在遠郊界上則所謂二十而一二十而三者卽兼關市言之且云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是山澤之賦亦在其內矣九日幣餘之賦鄭注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此以漢法解周禮固屬悠謬臨川王氏則謂卽職幣所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本邦物而謂之賦者旣已給之又振之以歸

於國故亦云賦然賦者上取乎下之名職幣所斂究屬公用之餘非從外至且由撙節而有亦並非歲額之常則雖曲爲之解仍屬牽強也考載師職旣備列任地所征賦稅之差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其所輸或以粟或以布而因其田宅以警游惰則猶是任地之所出故列於賦謂之幣餘者幣爲泉布之通名此旣不耕則屋粟亦以布代之而出於常賦之變故云餘也若貢則出於任民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有職則有功有功則有貢而徵之者閭師以閭師至於任民也一日三農生九穀故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三日虞衡作山澤之材故閭師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四曰藪牧阜蕃鳥獸故閭師任牧以蕃事貢鳥獸五日百工飭化八材故閭師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閭師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七日嬪婦化治絲枲故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而閭師不見此二者則以臣妾之聚斂疏材閒民之轉移執事皆是出其力爲有職者所使而已卽是無職故於七職之外別云凡無職者出夫布以概此二等之人則此二等是無職之職而所出之夫

布卽非貢而貢也此爲民職之九貢以邦國亦有九貢故此又別而謂之九功然載師旣以場圃任園地而徵賦矣此復任圃而徵其草木之貢載師旣以七等之田任近郊遠郊之地而徵賦矣此復任農以耕事而徵其九穀之貢且九賦之山澤關市并主於載師而此又有商及虞衡之貢若以爲地與民兩征之則是先王之厲民實甚若以爲貢卽是賦則太府之職明言以九賦待九式之用以萬民之貢充府庫司會之職亦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皆分而言之則固不得混之爲一也蓋載師之園地止在城郭三十里之內任地爲賦

閭師之圃四郊皆有則任民之業此者取其稅而不復收其地之征載師之七等田是徹法中之助所謂制公田不稅夫者閭師之任農而貢九穀則是徹法中之貢所謂稅夫無公田也若商賈則其出於關市者就關市稅之入於九賦其不出於關市而止於四郊近處轉販買鬻者則不得就地貢賦而但任民以徵貢焉九賦中山澤之賦亦是就山澤之地賦其所出閭師山澤之貢則卽民之有事於採山漉澤者而責其貢物二法並立或徵地或徵民各因其所便而用之故他職多以令貢賦爲言然則鄭注之釋賦爲口率出泉者固非而謂九賦卽出於九職之民與閭師之九貢合者亦非通論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而載師乃有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語故論者多以爲疑近儒望溪方氏則直謂此三句一十九字爲王莽劉歆所增竄蓋假周禮以濟其聚斂之私今案此節之文雖承上節而并未及田之一字則自非專言田稅故首日國宅次日園廛末及漆林皆非穀土知是總約賦稅之大數如此近郊之地多衍沃無弗田者卽弗田而爲市廛爲民宅亦皆準乎田之什一矣遠郊則有關以征商賈之稅并田稅計之約二十而三也甸稍縣都其地寬廣包山林川澤在內則

虞衡所掌收其物以當邦賦并田稅計之約亦不過十二  
唯漆林以自然而生既非人力所作而用廣利多恐其滋  
奢靡也故特重其稅爲二十而五以抑之使不得藉口爲  
毓草木與園廛一例然則周禮之本文自明固未嘗重斂  
以厲民亦無煩曲說以爲解矣

周禮設官詳於關市之政學者多以爲疑蓋徒見後世之  
爲暴耳不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逐末者多則本不厚本  
不厚則國不實故於門關有征而於市又斂其紬布總布  
質布罰布廛布皆所以抑之不使其擁倍蕪之利致耰耨  
襍襪之夫歆羨於彼而皆思舍業也且人情多詐而習尙

喜新則凡飾僞債慝與夫奇濫邪靡之物雖三代之世不  
能無此奸猾之徒也故司市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  
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非有  
嚴禁而重懲之固難以絕其源而軌於正此則尤關乎風  
俗人心之大者是以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則彼爲此者  
不唯無所利且有所損自不肯出此然後乃得害者亡而  
靡者微也然則關市之征先王豈利其有哉乃所以寓重  
本抑末之權正人心厚風俗而觀於太府之職則曰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知其所待給於此者亦復有限與後  
世之國用必賴於此者正自不同至孟子所云關市譏而

不征與耕者之九一皆是文王治岐之政如此非有周一代之經制不得取之以難周禮也

周官泉府職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氏注以爲官以錢貸民民出息以園廛郊野受田之地爲差是謂國服夫操奇贏權子母市井之所爲也豈聖人立制而宜有此且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入息此王莽之亂政也而據以釋聖經其誣經也實甚乃千載之下有王安石者過信其說青苗之害至不可勝言於是論者羣起而攻周禮斷爲末世瀆亂之書而爲之辨者則以爲此不善用周禮之故非周禮之失而或則

謂其法可行於井田封建之時不可行於後世或則謂注家之誤國服爲息只是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不知其皆非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沾沾焉以物貸民而取其息非獨病民亦傷國體竊以本經詳之泉府之職屬於司市司市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故泉府文中備詳斂賒之法是民之於官但有賒而無貸也則此一節乃指民間之稱貸者而言若以爲官之貸之則上文於賒言凡賒者此亦當云凡貸者而別而言之曰凡民之貸知其爲民間相貸之事卽小宰之所謂稱責也泉府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杜他日之爭訟而所以辨而授之之法則秋官朝士職

有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蓋卽泉府與其有司所辨而授之者而小宰言聽稱責以傳別別亦辨也且朝士之下文又云凡民同貨財者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國法卽此之所謂國服蓋有無相通庶民之常無息則富者多吝故以國服爲之息使其樂於出借而民之緩急有所濟犯令謂取息浮於國服者漢時加責取息坐臧如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之類皆有程限則國服國法同是一制雖於經無明文可證大抵歲取什一如國取民之事不得有逾而其政掌之於泉府者以泉府近市而主斂賒賒與貸事同一類也然則周禮本自無誤鄭氏誤解於前王氏乃誤行於後而諸儒之攻而辨之者亦皆誤已

市之設官雖衆大抵皆以杜姦欺故司市之職首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人聚於此情僞易滋則雖一貿易之區而所以治之者隱然兼五官之所有事也其曰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卽內宰所謂設其次置其叙及本經所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使各以其地各以其時而攬越紊雜之弊不行矣曰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卽肆長所謂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邇則名實相稱美惡校然而



巧詐抵換之弊不行矣日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卽本經所謂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則奇袤無益者不作而虛耗之弊絕矣日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卽本經所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有無懋遷以相通而居奇之弊絕矣日以度量成賈而徵債卽賈師所謂展其成而莫其價則雖有乘人之急因物之乏而欲騰踴者無所施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卽質人所謂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則雖欲以無爲有以寡爲多而憑券書焉無所爭日以賈民禁僞而除詐卽胥師所云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則雖欲以苦爲良以僞和真而有所怵焉自無或敢至於市之所在寇攘

姦宄多襍處於其中則二肆而設一胥執鞭度以巡襲其不正者五肆而設一司稽搏其不物者執盜賊以徇且刑之十肆而設一司聽禁鬪囂者與聽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於市者不可禁卽搏而戮之則勾奪攘竊強梁無賴之輩胥無所容所謂以刑罰禁競而去盜者此也若其所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固以便民而民之欲買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則彼姦民猾商欲乘時轉販以規厚利者亦無所售其技凡皆以去其爲害於市者而民乃獲市之利故設官分職不厭其周詳至於官之主斂市入

者僅厘人一職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然且所斂市之征布其入於泉府也卽用以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待不時而買者曷嘗以市爲利乎四明萬氏作周官辨非徒見夫司市以下大夫士有三十餘員而府史胥徒且多至數百遂以市有虎詆之其亦未細考經文深思其義而逞其一偏之見以橫加掎擊也歟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

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今案貨賄雖可通稱而受藏之府與受用之府要必有辨據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外府之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小用者相對正是受用之府非受藏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此是會計之官與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相對亦非所謂受用之府也蓋太府之屬有三府內府外府皆掌邦用而一主其大一主其小其受藏之府則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

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又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其所共王之用者好賜而已於邦用無與則正受藏之府也受用之府二而受藏之府一足見用之多而藏之少故天下皆服其取之公矣至玉府所云凡王之獻鄭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引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爲證馬昭等復以禮記有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之文而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明其得以稱獻然以上獻下窵屬牽強飲酒之獻與此亦殊蓋此王字指王事猶詩所云莫敢不來王國語所云荒服終王者非天子之王也考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此爲四方之幣獻入之於內府者其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此所謂世一見卽國語之所謂王鄭氏箋詩云世見曰王是也因來王而以其寶貴爲摯故曰王之獻以非常有之物故入於玉府而藏之然則注疏謂王獻諸侯者固於事理有乖卽謂諸侯所獻亦當言獻於王不得云王之獻况四方之幣獻旣入內府又胡爲而入王府耶

旅師掌聚野之勦粟屋粟間粟而用之凡用粟春頒而秋

斂之此卽後世常平社倉之所昉其日以質劑致民用契券爲憑杜冒濫也曰平頒其興積用戶口爲準無偏頗多少也曰施其惠者給口糧以濟目前之食也曰散其利者給籽種以興嗣歲之謀也而總之曰而均其政令則地有遠近時有早晚人戶有差等收穫有分數要必權輕重審緩急其政令一出於均而民乃受其實惠也自鄭氏注均其政令謂皆以國服爲之息而常平之法遂變爲青苗貸民取息皆藉口於此王安石更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者而槩與之經術不明禍乃及於人國後之論者安能不追咎於通德之儒而道聽塗說者流且極口詆排竟欲使元公任其過亦嘗取經文而深繹之也乎

三禮陳數小義卷五

職官

候官 林喬蔭 學

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周禮考之卿止有六而大夫十倍有餘士且百倍其數不合故鄭氏注為夏制以明堂位言夏后氏官百此共一百二十約畧相當然昏義亦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首揭六官正與周禮之六官合則固不得以夏制為言又匠人職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嬪既見周禮則九卿亦是

周制鄭氏以三孤及六卿當之然昏義既言六官又言九卿是九卿亦不得并六官爲數且匠人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氏但云分國之職夫六官既分治六職其三孤所治三職又是何物究不可解竊考周禮一書全以尙書周官一篇爲根柢故其書本名爲周官經而三公三孤獨不見焉或以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有三公是三公之職然此乃三公之兼職如周召分陝爲二伯之類若以爲專職則三公之尊反屬於司徒無是理也深求其故乃知王制昏義所言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者皆就三公之屬而言蓋周禮每篇之首皆言設官

分職謂所設六官之屬皆分司其職者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直是合衆職以爲職而不名一職唐虞之所謂百揆後世之所謂丞相太宰只尙書不既不以一職名故不見於周禮而其官之屬則皆是宰相

倍以三卿之九也大夫之二十七也士之八十一也皆屬於三公者也且士有上中下三等而此之八十一人皆上士則大夫亦有三等而此二十七人當爲上大夫故周禮六官之長皆卿其貳皆中大夫其考皆下大夫通經不見上大夫之名說者據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爲解然王制既明言諸侯則不足以證天子之制考外朝之位三公在

前面對天子其尊在六卿之上故其屬官亦視六卿加殊  
 六官之佐為中大夫而此則卿六官之考為下大夫而此  
 則上大夫六官之殷為三等之士而此則皆上士凡以特  
 著其優崇然三孤既為三公之貳而何以昏義王制所述  
 三公之下直為九卿不復見三孤之目者蓋同官之中各  
 有其長士之長為上士大夫之長為上大夫則卿之中亦  
 有其長而為上卿者以九卿之中長者三人為三孤名之  
 曰孤正以其於同儕之中特然孤出非別設一官於公之  
 下卿之上故其朝位與諸侯之為上公者相對其贄以皮  
 帛皆異於列卿而典命則三公八命之下即曰卿六命不

見孤之命數明孤之為上卿雖長於卿而命仍與卿同則

記之止及九卿不別言三孤者亦同此義由此言之周禮

之六官猶今之六部其異者今院寺府監等官不分隸於部耳三公之屬猶今

之內閣九卿如內閣學士二十七大夫如侍讀學士八十一元士如侍讀而紛紛之論或

以三公止是虛銜無職事無官屬或則又謂周禮為未成

之書故有所弗及者皆由誤認天官太宰為宰相故皆不

能得其實也

三公以宰相兼領六鄉故地官序官曰鄉老二鄉則公一

人屬於朝稱三公屬於鄉則稱鄉老謂之老者曲禮言自

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是也後此方叔以元老

蒞中鄉之師而管仲作內政制國爲二十一鄉高子國子各率其五猶有周初遺意

今府尹之外別以尙書或乃以一人兼府尹正與古合

爲鄉老非在朝三公以致仕者爲之考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明州長是其屬吏百姓卽所統六鄉之民故皆從三公之位且致仕之臣無常額安得云每鄉則公一人乎若鄉大夫則經云每鄉卿一人六鄉共六卿此於天地四時之外別置之者或以爲卽以六官兼之亦非蓋三公得兼鄉老者以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於上而以五物詢衆庶而已若鄉大夫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受教法於司徒職

任旣專而爲司徒之所屬知其非六官之長所得兼攝若匠人所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者蓋自六鄉而外合六遂公邑之地而九分之以一卿領其一分猶三公兼領六鄉之義也

王制述侯國官制頗似難解據其首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侯國但有卿及下大夫而已而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則卿之外又別有上大夫也其言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則小國無三卿矣而又曰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又有三卿也且其言大國次國



小國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固無中下之士矣而又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又有中士下士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有上大夫者是就下大夫之中分上下二等其中士下士亦是就上士之中分之然三卿可分三等以大夫士皆有三等不宜卿獨無也上士之分三等已屬附會顧猶可以爲說以上士有二十七人三分之而一等各爲九人若下大夫則但有五人何以分爲二等將二人半爲一等乎至其注小國二卿則以爲小國亦有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既疑其文之有誤脫又疑或者見畿內之國二卿夫此之大國

次國並指畿外之侯封不應於小國獨舉畿內至以爲文有誤脫是與吳幼清徐伯魯輩疑爲錯簡欲移之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者何殊無稽之言亦無聊之解也嘗卽前後經文反覆繹之知其並無訛脫而其義且井然自有條理蓋所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以及次國小國卿異而大夫士之數皆同其文正繼於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下彼是言王朝三公之屬則此之所言亦卽從王朝之三公推之故下文卽又繼之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之國卽大國也三監卽大國之三卿命於天

子者命於天子卽是天子使之其爵以王之大夫典命王之大夫四命上公之孤亦四命則此之三監既是大國之三卿亦卽上公之三孤矣然典命止言上公之孤則安知其非一人而必爲三人者以燕禮及大射儀皆侯國之禮而皆有諸公之位在卿大夫上注以大國之孤釋之然稱之曰諸公則所謂公者固不止一人矣且以左傳證之文公六年宣子始爲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是大國之孤非止一人而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爲太傅則又孤之命於天子之事也若次國則亦有三卿而天子之所命者二晉爲侯爵是次國故止見二

孤而齊使管仲平戎於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二守卽天子所命之二卿其一卿命於其君者雖不得謂之孤然亦與天子所命之二卿同聽國政謂之曰宰聘禮所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是也亦稱太宰曾子問言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而左傳魯之羽父名見於經旣已爲卿復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則太宰在卿之上可知又鄭之子皮方執政爲上卿趙孟曰武請於冢宰卽指子皮而楚以蔣敖爲宰齊桓公使鮑叔爲宰皆是執政之稱則一卿之命於其君者雖無孤之四命而固與

大國之卿同爲三命與其二卿同執國政則亦同爲其國之監故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監不言數亦不分大國次國小國則其爲通稱審矣是以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不必爲天子所使而此二卿共執國政則亦太宰職之所謂監也其命數雖降於次國僅爲再命而亦掌於典命則亦天子之吏也且此三等侯國卿之數不同而其佐皆下大夫五人其屬皆上士二十七人而皆不置中士下士猶王之三公之屬止有元士也若夫章首所言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倣王朝六官之制六官之正爲卿而侯國以上大夫爲之且

止有其三司徒也司馬也司空也太宰職所謂設其參者也其佐以五大夫六卿之佐各二人故曰立其貳此三官之佐各五人故曰傅其伍而其殷則兼有三等之士但王朝之官皆差以倍侯國皆差以參故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若上上一則中士三而下士六云其有者正以別於三監之下但有元士無中下也苟以其有是或有或無之辭則章首之叙官不宜以中下士與上下大夫並列爲五等矣然同爵之中又各以上中下分爲三等據左傳杜洩之言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南遺以冢卿稱季孫則司徒爲上司馬爲中司

空為下矣大夫本有上中下三等侯國既以上大夫為卿則其中大夫遂進而為上大夫而與下大夫僅為二等然此以中大夫進而為上大夫則亦以其為上大夫也而稱之曰小卿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三卿之長一人三卿之下者亦止一人今其位在賓西與卿不屬而又云東上則不止一人是小卿別於下卿乃上大夫之亞於卿者也又云大夫之席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則大夫亦不止於五是以尚書牧誓立政並於司徒司馬司空之下繼以亞旅而左傳成公賜晉司馬司空以一命之服亦並及亞旅亞即中大夫之進為上大夫稱小卿者

旅則眾大夫也獨是小卿及眾大夫皆侯國自置之官非若監與三卿五大夫出於王朝之所立所設所傳則其命數亦但係於已國之君而不達於天子故其命數並須以次而加不若典命所稱掌於王朝者一成不易無所增減也觀左傳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晉魯皆次國而皆有再命及一命之卿與典命所言卿皆三命不同者此為其君之所自命不達於王朝也而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於周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則亦謂其君之所自

置者命數不掌於典命也然雖不掌於典命隨其君之以次而加而又不得以無制故王制特著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大抵視典命所言皆降一等明其爲侯國之君所自命者故與典命不同而極上不得過三則正避於典命所立之等以別公私內外之差也至於司徒司馬司空爲王朝太宰所設之參三等侯國皆然無多寡之異而三卿旣自有上中下之差則國等亦因以有別故次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則上卿之位當次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皆遍降一等而再以其數

推之則大國之上卿當次國之君次國之上卿亦可當小國之君是以左傳載叔孫婁之言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由此言之王制之言與周禮正合安得謂其文有誤脫亦安得謂畿內畿外與夫夏殷周之各異也哉曾子問言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相見皆命國家之五官而後行先儒以五官卽五大夫然五大夫皆三卿之佐不宜舍其長而專命其佐案左傳列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而外多有司寇而魯又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卽曾子問言君薨世子生之禮亦有大宗之名大宗卽宗伯然則司寇宗伯卽中大夫之進而爲上大夫者爲之大射儀之所謂

小卿尙書之所謂亞者也并三卿爲五五官之義蓋是如此

小宰職言六官之屬皆各六十鄭注謂合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是也然以經考之天官六十三職地官七十九職春官七十一職夏官七十職秋官六十六職分之皆不止六十合之則五官已有三百四十九加冬官且四百餘矣解者皆謂其屬六十之語止是約舉成數而已而或遂因五官有溢額刪取之以補冬官實則皆誤也蓋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之類皆職之隸於六官者非六官之屬考六官叙官之首皆特揭曰某官之屬而

其官之正卿一人貳以中大夫二人則一卿二大夫卽其官之長貳如後世六部之尙書侍郎矣此下乃是其官之屬六官各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之各有六十八人六官則三百六十八其數正合而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者長非指卿與中大夫蓋下大夫爲上士之長上士爲中士之長中士爲下士之長也小事不從其長徑達於卿與中大夫之爲正貳者注以長爲各職之長以專達爲自專行事亦非其義

周禮設官先儒多病其過於繁冗今考其數之最多者莫如鄉遂之吏然實爲周公致太平之基蓋起於五家成於

萬二千五百家層累而上一氣貫通其中天時地利物力  
民情莫不洞徹而無虞扞格故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  
一人若不如是之多則視聽疎畧勢位濶遠必有隔絕而  
弗通者矣且所有鄉遂之吏皆不過就其鄉之中擇有德  
行道藝者使各治其鄉之事則雖有爵等而不必爲王朝  
特設之官雖多固無妨也若其他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  
人鹽人羃人閹人寺人內豎內司服縫人舂人餼人稟人  
守祧皆奄之無爵者又若胥師賈師司覈司稽胥肆長之  
爲賈人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之爲俘奴圉師圉人之  
爲廝養以及方相氏之爲狂夫瞽矇之爲瞽者眡矇之爲

細民皆無爵命雖有其職不過如庶人在官之類至於射  
鳥氏羅氏冥氏庶氏宀氏翬氏柞氏薙氏萍氏砮蒺氏翦  
氏赤友氏蝸氏壺涿氏庭氏此諸職雖以下士爲之然以  
氏爲稱類皆世習其事者姑以下士祿之而不必皆有所  
用然且周召以師保兼冢宰蘓忿生以三公兼司寇則其  
他小者亦當有兼攝以爲之是員額雖多固可無憂其冗  
濫也

后之尊配王故王有三公后則有三夫人三公之屬有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夫人之屬則亦有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且王官三公之外有六官以分治

六職則后官三夫人之外亦有世婦每官卿二人下大夫  
四人中士八人以分治六宮之職內外之官兩相匹對昏  
義之文本無可疑惟因三夫人之名不見於周禮而天官  
序官九嬪以下皆無其數且世婦既見天官而春官復載  
故諸儒多生疑義然考酒正職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  
人職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猶之三公之職不見於  
經而其命數朝位未嘗不見於他官特以其總眾職非分  
職者故不之及三夫人與三公之例一也惟是后雖匹王  
而其事稍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屬之所掌亦皆  
總會庶政而不得以其一職獨見若女官則祇三夫人總

舉內職以佐王后而其下皆各有婦職婦職即其職也故  
九卿以下不屬於太宰而九嬪以下太宰得而檢察之六  
官之卿大夫士各自為職而六宮之卿大夫士則統為禮  
事而屬於春官且六官每官卿一人而六宮則每宮卿二  
人陽奇陰耦之義也六官之貳皆中大夫六宮之貳則下  
大夫六官之考皆下大夫六宮之考則中士天尊地卑之  
義也六官之殷有三等士輔有一百五十人而六宮無殷  
輔止二十人則外治繁而內治簡之故也是王與后之異  
也然九嬪以下之職太宰雖得考之而其官本非太宰之  
屬故序官不具其數以其屬於三夫人者與三公之屬一



例則是后與王之無異也先儒不明其故以爲世婦以下有婦德充之無則闕然旄人舞者衆寡無數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序官之例皆明著其故則此之不具其數亦當如注之說正言之不宜但有其名直等於夏五郭公之闕文也且九嬪明是九人曷不曰嬪九人而但稱九嬪乎若春官之世婦與天官世婦名同寔異猶女御之名既列世婦之下而內司服縫人等職又各有女御以爲之屬則春官之世婦蓋亦選有婦德之人充之使分治六宮之事乃賈疏以爲此卿大夫士並是奄八夫奄之得命爲士者僅見內小臣之四人蓋賢而爲之長者然

數止四人爵止上士而已審如賈說則此輩之得列爲卿

大夫士者合六宮有數十人是宦官之禍周禮實爲之濫

觴矣柯氏尙遷謂以內外宗之有齒德者爲之然外朝命

婦入主王宮之事既於事理有乖而舍其從夫之爵別署

卿大夫士亦爲無據近儒或以此與天官之世婦同是一

職而兩見者是周禮爲草本未及歸併之故

此吳江沈氏形之說然

他職並無複出何獨於此留罅隙以滋後人之疑亦屬無

稽之言至若九嬪職所云各帥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女

御職亦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夫御而曰叙正易所謂貫

魚之義家語當夕之說亦是此意所以廣螽斯之仁而杜

三禮圖卷五  
綠衣之漸也御者侍也使之分夕而侍於王所耳後入誤  
認爲御幸之御於是疑鄭注之誕并及昏義曲禮以爲王  
宮女寵之多夫關雎麟趾詩美之矣而褒姒止以一人則  
蠱王心而敗王度者固不在人數之多寡况六宮以及三  
夫人之屬統而計之不過二百四人佐王后以治內政亦  
奚爲不可備其數也哉

地官司祿之經亡故授官制祿之法無攷歐陽永叔因謂  
其設官太多田祿不足以給後儒亦俱以爲疑近吳江沈  
氏作周官祿田考以官與田相較不唯適足且有餘以供  
他用其說甚爲詳核然猶有仍前人之誤而未盡合者三

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既見於王制昏  
義則自是周制而三孤卽九卿之長固可無庸別見后宮  
之官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宜  
增備其數於周禮諸官之外至其祿皆取於公田是不知  
徹法貢助並用但當統計王畿百萬井什一之入爲十萬  
井以之賦祿不必定皆出於公田也且就其所考之數一  
命之士所食廩祿僅等鄉遂之民而庶人在官者竟不得  
與編氓同仰事俯育無別亦不均矣若夫制田去山林等  
三分之一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率以二夫當一夫亦是  
沿注疏舊說之誤而昧於小司徒井牧之法唯其所考職

官及府史胥徒之數視馬氏通考為詳今畧因而訂正之

除見於經不可周知其數及本無爵數者不論其有常數

具於經并經所不見而可推以得者天子之官公三人卿

二十人本十一今補上大夫二十七人本無今補中大夫六十

八人下大夫二百六十九人上士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補

十一人補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四百九十

八人其公邑之吏約為百縣則上士之為縣正者一百人

中士之為鄙師者五百人下士之為鄴長者二千五百人

此天子之官之有爵命者也其有職無命之士奄四十九

人寺人五人內豎十人鄰長一萬五千人瞽矇三百人眡

瞭三百人狂夫四人圉師六百十一人圉人二千五百九

十二人五隸六百人及公邑之為里宰者一萬人為鄰長

者五萬人總計七萬九千四百七十二人其庶人在官者

府四百五十五人史一千零一十一人胥九百五十四人

徒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及給事於官與府史胥徒異

名而相類者賈六十四人工一百三十人舞者十六人虎

士八百人馬醫四人總計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人此天

子之士無命統與庶人在官一例者也其后宮之官夫人

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又春官世婦

每宮卿二人六宮則十二人下大夫每宮四人六宮則二

十四人中士每宮八人六宮則四十八人總計二百零四  
人后宮給事之女庶人及女官無命者女祝四人女史二  
十人女御十人女府十二人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  
籩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醯二十人女鹽二十人女羃十人  
女工八十人女春挑二人女饋八人女橐每奄二人八奄  
則十六人女祧每廟二人七廟則十四人奚共八百八十  
五人總計一千一百七十六人然后宮之官屬雖各揚其  
職而非若外廷之吏有家室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則其稍  
食之米掌諸廩人而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內宰  
均之歲終與其財用而並會不必別給以祿其給以祿者

惟外廷之吏據小宰職云聽祿位以禮命是凡外廷之吏  
授祿一以命數爲差蓋小司徒之井收田野分爲六等而  
典命所掌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有上中下知其  
爲三命再命一命亦爲六等二者相配則八命者食都六  
命者食縣四命者食甸三命者食邱再命者食邑一命者  
食井其無命之士與庶人在官者蓋皆與農民同五人而  
食一井也夫先王之世在野者皆授之田使食其力在朝  
者皆給之祿以代其耕然亦有在朝授田而不給祿者其  
道有二一則鄉遂之官皆就其鄉之中擇賢能者爲之是  
自族師以下皆屬農民因其賢而予以爵使各治其鄉之

人卽倍授其田以爲之祿其人或躬耕或任閭民以代要  
不過自食其田之入鄉遂如此郊野公邑之吏亦然可知  
其上士食一邱中士食一邑下士食一井而六遂之鄰長  
與公邑之里宰以下無命之士所食之祿亦授以田不必  
其頒自朝廷更可知矣此載師之所謂士田者也一則公  
卿大夫各有采地使自食其租稅記所謂家富不過百乘  
者公之封爲大都卿之封爲小都大夫之封爲家邑而其  
所食皆四分之一則公食一都卿食一縣大夫食一甸亦  
自食其田不必爲朝廷之旣稟如是則朝廷所頒之祿唯  
上中下三等之士分治庶職者及庶人在官供役之輩而

已今以其數核之上士除鄉遂公邑之吏外存三百二十  
一人人食一十六井則一千九百三十六井中士除鄉遂  
公邑外存七百四十六人人食四井則二千九百八十四  
井下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一千四百九十八人人食一井  
則一千四百九十八井共六千四百一十八井其無命之  
士及庶人在官者亦除鄉遂公邑外存二萬一千六百八  
十四人以五人而食一井計之則四千三百三十六井有  
奇總計頒祿於朝者所食之數爲一萬七百五十餘井五  
官之屬旣明雖冬官闕不可考大概不過益其五分之一  
至畿千里地居百同以封采地不過爲大都者三爲小都

者二十為家邑者三百六十四於千里百萬井中除去三十萬有奇餘存六十九萬餘井貢助並用每十而取一是一食其三分什一之稅亦歸於王更有二萬七千餘井以之祿在廷之吏給宮中之稍食且充然有餘復奚憂其不給哉

太宰職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長注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伍謂五大夫賈疏據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以下大夫三命不合立官此

并言大夫者以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吳江沈氏非之謂在公則兩為卿伍為大夫殷為上士若在卿則兩為大夫伍為上士殷為下士在大夫則兩為上士伍為下士因引春秋傳蔡仲為周公卿士瑕禽為王卿士伯輿之大夫為證然此既是公卿則不足以為大夫之據且左傳所載大夫皆為卿王制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是其所有家臣皆非大夫之家臣即孔子為司寇而使原思為宰司寇亦卿也况大宗伯云五命賜則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即此大夫四命無則故秋官

但有都則不見家則然則經之言都鄙者止是小都大都公卿之采地若大夫采地則不謂之都而謂之家邑經凡言都家言都邑乃兼大夫此施則都鄙亦正指公卿爲言賈氏之說爲是蓋立其兩設其伍出於王之命之故謂之賜官若大夫雖亦自置家臣而非王之賜之則名不達於天子祇爲己之私屬亦不必備兩與伍之數也

周禮六官卿爲之長貳以中大夫而下大夫之爲宰夫鄉師肆師士師諸職者是太宰之所謂考而宰夫之所謂司也其二則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轉相副貳太宰謂之殷宰夫謂之旅天地春秋四官皆止著其爵

不著其官之名亦止於序官中舉其數本經不復見其所掌之職雖夏官則上士八人爲與司馬中士十六人爲行司馬獨著其官之名又具其職於本經之文視四官爲異賈疏謂軍事重故特生別名然具其名又曷爲兼詳其職乎蓋四官之爲上士中士者卽是副貳乎其考則其職任與其考同故統與旅下士並列而不必別爲之名別詳其職而夏官軍司馬旣爲之考統掌兵事然兵有兩等一爲車兵一爲徒卒車兵曰輿徒卒曰行此二士者分司其事則不得不別其名亦不得不詳其職也以此推之車徒旣各有專司則縣師職所云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

及稍人職所云以縣師之法而令即乘之政令者其詳必具於此二官之文惜其亡逸不可復見而田穰苴乃據其傳聞附以已意爲之其不足信也明矣





程